

陈桂炳 著

泉州學
續論

◎ 吉林大学出版社

泉州学续论

陈桂炳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泉州学续论 / 陈桂炳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692-3066-6

I. ①泉… II. ①陈… III. ①泉州—地方史—研究
IV. ①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8791 号

书 名 : 泉州学续论

QUANZHOU XUE XULUN

作 者 : 陈桂炳 著

策划编辑 : 朱 进

责任编辑 : 朱 进

责任校对 : 冯慧心

装帧设计 : 陈奕云

出版发行 :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059 号

邮政编码 : 130021

发行电话 : 0431-89580028/29/21

网 址 : <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 : jdcbs@jlu.edu.cn

印 刷 :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5.25

字 数 : 240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692-3066-6

定 价 :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陈桂炳，历史学教授，福建惠安人。现任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闽南文化生态研究中心（泉州师范学院）主任、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所长，兼任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已出版个人专著《泉州学散论》《泉州学概论》《泉州学续论》《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以闽南及台湾地区为研究视野》《泉州民间风俗》《泉州民间信仰》《俞大猷》《“海丝”名城说泉州》《泉州民俗文化》《台上台下——泉州明清戏曲文本的历史民俗学解读》，合著《泉州史迹研究》等3部。

目 录

第一编 研究方法刍议·····	1
一、交叉学科研究：“陈三五娘”故事的多视角探讨·····	1
二、立足地方与放眼世界：东亚文化视野中的泉州学·····	9
三、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性思考：泉州学、潮州学、温州学·····	18
四、学术研究与现实需求：泉州学成果转化与地方课程开发·····	25
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广州学研究门外谈·····	30
第二编 民俗历史考察·····	40
一、泉州沿海地区的“相擗”民俗·····	40
二、明代惠安张氏家族之族规家范·····	44
三、明代中期惠安白奇郭氏回民习俗骤变原因·····	51
四、清末泉州状元吴鲁作诗哀时俗·····	56
五、学术史回顾：泉州民俗研究七十年（1926—1996）·····	66
第三编 史事钩沉阐述·····	77
一、元末偃玉立治理泉州事迹钩沉·····	77
二、番薯传入泉州时间考及其对当地社会发展的影响·····	84
三、南安溪东李氏始祖原居地小考·····	103
四、明代名臣张岳与惠安辋川的不解之缘·····	107
五、略谈“五缘”说与“五缘文化”说之由来·····	113

第四编 民间信仰探究·····	123
一、明清民初泉州士大夫与民间信仰·····	123
二、新时期视野下的泉州民间信仰·····	136
三、妈祖信仰散论·····	149
四、安溪吴仝祖籍地的保生大帝信仰·····	163
五、青山王信仰的历史考察·····	170
六、惠安辋城海墘“郭大人府”漫谈·····	177
第五编 佳作书评作序·····	195
一、泉州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读李亦园著《“泉州学”的新视野》·····	195
二、以生花彩笔阐扬大美晋江文化	
——读吴幼雄著《晋江文化论丛》·····	199
三、一部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难得佳作	
——读陈自强著《泉漳集》·····	206
四、节俗别有风韵 美食甘甜醇香	
——读郑丽玲、吴经纬编著《晋江节俗》和郑简编著《晋江小吃》	
·····	211
五、《走进古槩山庄》（黄荣来主编）序·····	213
六、《泉州礼俗撷萃》（吴敬枢主编）序·····	214
附录 良师益友赐教·····	219
一、廖渊泉：	
《泉州民俗文化的新尝试——评陈桂炳新著〈泉州民俗文化〉》···	219
二、徐传武：	
《陈桂炳著〈泉州民间风俗〉序》·····	221
三、郭志超：	
《区域民俗的特性和流变——评陈桂炳新著〈泉州民间风俗〉》···	223
四、吴幼雄：《陈桂炳著〈泉州学散论〉序》·····	226

五、李玉昆： 《泉州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读陈桂炳〈泉州学散论〉》	228
六、陈支平：《陈桂炳著〈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以闽南及台湾 地区为研究视野〉序》	232
七、胡晓泉：《陈桂炳著〈泉州民间信仰〉序》	233
八、陈笃彬：《陈桂炳著〈泉州学概论〉序》	235
后 记	237

第一编 研究方法刍议

一、交叉学科研究：“陈三五娘”故事的多视角探讨

所谓交叉学科研究,就是指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学科之间不再局限于各自领域的研究,而是趋向于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并且往往有望取得创新性的成果。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对于地方学来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可以对“陈三五娘”故事的多视角探讨加以说明。

2014年11月,陈三五娘传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是泉州第一个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学项目。如何扎实做好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和传播工作,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探讨的问题。充分认识陈三五娘故事的多学科研究价值,拓展学术视野,加大研究力度,进一步提高陈三五娘故事的研究水平,无疑是可以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1.《洪承畴传》的引子：陈三五娘故事的历史学研究参考价值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之后,于是年暑假期间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讲习班。由钟敬文、费孝通、杨成志、杨堃、马学良、白寿彝、罗致平、常任侠、容肇祖、刘魁立等著名学者,亲自向学员授课。事后由张紫晨选编,出版了《民俗学讲演集》。其中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讲的题目是《历史学与民俗学》。他说:“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和民间文学,都是社会的存在,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按照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来说,历史书里也常常记载不少的民俗材

料。在所谓‘史部’的著作里，也有专门记载民俗的书。现在我们把民俗学跟历史学分开，是因为二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和任务也有很大的不同。把它们分开，有利于二者的发展。但这两者，也不能完全分离。研究历史，不能完全摆脱民俗的研究。研究民俗，也常常要采用历史解释。”^[1]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正是当今学术界所提倡的，也有许多佳作问世。但就泉州地方学术界而言，却罕有人提及。不过，我们也高兴地看到，有著名学者在其重要的学术专著中已注意到泉州民俗文化资料，并加以采用。如目前学术界已正式出版发行的两部《洪承畴传》：人民教育出版社王宏志编审著的《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王著《洪承畴传》”）^[2]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新达研究员著的《洪承畴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李著《洪承畴传》”），^[3]其中后者还涉及了本书所要论述的陈三五娘故事。

王宏志编审和李新达研究员均为史学名家。这两部专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叙述洪承畴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时，由于信史记载极少，故均使用了泉州长期以来流传的一些有关民间传说。值得注意的是，李著《洪承畴传》，还使用了陈三五娘传说作为开篇的引子，而王著《洪承畴传》中没提到该传说。

基于本书的论述旨趣，我们这里着重谈李著《洪承畴传》。

为了说明陈三五娘传说的历史学研究参考价值，有必要把李新达先生的学术情况先简要介绍一下。李新达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为学位委员会委员，兼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还出任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我国历史学权威期刊《历史研究》的主编。百度百科编辑的李先生科研成果（独著及合著）时列举了11部，第一部即是《洪承畴传》；在介绍其学术观点时有四小段，其中一段是对洪承畴的评价，且字数最多。足见《洪承畴传》一书在李先生众多学术成果中的分量。

李著《洪承畴传》第一章第一节的小标题是“泉州望族 名门后裔”，文中说：“洪承畴的远祖姓陈，不姓洪。关于他的祖辈，情况较为复杂，还是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讲起吧！长期以来，闽广一带流传着陈三五娘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大意是这样的：……[故事内容略]”；^[4]“洪承畴家族始祖陈顺斋，据抄本《洪氏世叙录》载，原是‘陈洪进公之裔孙

也,宋末避乱,由朋阳岭后徙居英山’。……陈顺斋的名字,和他到底是从朋阳或是兴化逃到南安英山落户的,他与陈瓚和陈三的关系等,都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讨。但不管怎么说,称陈顺斋名下第十二代孙的洪承畴为陈洪进或陈三五娘的后裔,从陈氏大家族的观点来看,还是可以的。”^[5]李先生首先指出:“洪承畴的远祖姓陈,不姓洪。”其结论是:“不管怎么说,称陈顺斋名下第十二代孙的洪承畴为陈洪进或陈三五娘的后裔,从陈氏大家族的观点来看,还是可以的”。显然,作者是肯定“长期以来,闽广一带流传着陈三五娘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对史学研究的独特参考价值。

李著《洪承畴传》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的小标题是“有关传说 仍须讨论”,这些传说包括关于洪承畴晚年遭清廷冷落的原因等,最后两段是对南安民间文学研究者李辉良《洪承畴传说》(大地出版社1990年出版)略加评论:“传说并非信史,基本上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而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由于有关洪承畴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对洪承畴在社会上的形象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很有必要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对《洪承畴传说》一书的内容作些评论。总的来说,该书有关洪承畴少年时代的某些传说,虽无史料可考,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洪承畴走上仕途后的传说,追根溯源,几乎全由明清时期野史杂记上所载故事演变而成,新意不多,价值有限,如要引用,还是以原书为上。只有少数传说有所根据,但与史书所载不尽相符,若要求得真实,当以史书为据,进行考证。”^[6]李先生对《洪承畴传说》一书内容的看法是:“某些传说,虽无史料可考,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通过引用李著《洪承畴传》中的这几段有关论述,陈三五娘传说的历史学研究参考价值已一目了然。

2. 泉州古代民俗的观照:陈三五娘故事相关弦管曲词的历史民俗学解读

一些学术视野较为开阔的学者都指出,戏曲与民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研究者大多侧重于从外部对戏曲与民俗的关系进行研究。如从内部对戏曲与民俗的关系进行研究,则可以《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一卷所收录的与“陈三五娘”故事相关弦管曲词的文本为研究材料。这里主要就泉州古代的元宵习俗和民间信俗这两个问题,作历史民俗学解读。

(1) 元宵节俗

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的大节,因其主要节俗活动有张灯、观灯、赏灯等,故又称为“灯节”。道教则称正月十五为“上元节”,至今泉州不少地方(尤其是农村)仍称“上元节”,称应节食品元宵丸为“上元丸”。

泉州旧方志的风俗卷有关于元宵佳节的记载,虽然突出的往往是赛会迎神之俗,但点灯亦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陈三五娘”故事中陈三与黄五娘之姻缘始于元宵夜赏灯,故与之相关的弦管曲词中有关元宵节俗主要集中在灯俗,没涉及食俗(如元宵丸等)。

《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一卷所收录的与“陈三五娘”故事相关弦管曲词有154首,^[7]其中唱元宵灯俗与涉及元宵灯节的多达23首,占全部的14.94%。分别是:第1首《元宵时好景》;第2首《听见外头》;第3首《今宵上元》;第4首《幸逢太平年》;第5首《元宵时景》;第6首《元宵灯下》;第7首《告月娘》;第8首《且喜得到》;第9首《马牵带莫放迟》;第12首《荔枝满树红》;第17首《恨着爹妈》;第18首《心头烦恼》;第21首《头茹髻欹》;第48首《因送哥嫂》;第62首《我为你》;第64首《因为元宵》;第81首《记当初》;第88首《阿娘你莫得》;第101首《老爷听说》;第113首《幸逢元宵》;第119首《元宵十五》;第128首《薄情人》;第129首《一年光景》等。其中标题(一般均取自开头几个字)中有出现“元宵”(或“上元”)二字的即有7首。

下面例举几首内容主要描述元宵佳节好景致的弦管曲词。

《元宵时好景》:

元宵时好於景致,於王孙共士女,伊人同游戏。阿娘卜去睇灯赏元宵,阮阿娘卜去睇灯赏鳌山。阮特请李姐来去相伴,听见外头人於叫声,待阮开门都出於来看。噯唷,都是益春你来为也於因端。咱今久久都未识相见,要益春咱今久久都未识相见。阮特来请唠请唠请卜李姐你今来去游赏做一伴。满街共满巷点出花灯,排出都是人物故事。阿公阿妈禀过得知机,李姐你着伴阮去得桃。阮阿娘爱卜睇灯,李姐你着伴阮去得桃。^[8]

《幸逢太平年》:

幸逢太平年冬,於三阳於开泰。处处人尽庆贺赏於元宵,高打千秋,於尽都於结彩。见许满街於满巷,点出有只百样花灯,看於起来实巧於安排。赏

灯人尽相伴,阵阵都是公子於王孙,伊人打扮梳妆,真个都是风流於体态。鳌山,鳌山上闹都哈哈,打锣鼓,套於影戏,抽出什於曲,只都是人物於故事。只正是春宵於一刻,果然值有千金。灯月交辉,於歌管於楼台,见许千门於万户,图画共彩绣,於排列东西。咱今对只光於景恰似桃源於燕阁,紫薇天台。简今随娘於到此不汝蓬莱,游赏好元宵[落一二]真个是令人於可爱。障般样光景,今卜俩等新年来。障般好光景过了,卜俩等新年来。〔9〕

当我们把旧方志和弦管曲词这两种文本资料进行对照后,即可以认为,上述23首唱元宵灯俗与涉及元宵灯节的弦管曲词,是今天我们了解古代泉州元宵节俗十分难得的另一种文本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有关地方文献资料记载过于简略的不足,或者说是可供印证,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2) 民间信俗

在民间信俗的信仰成分发生之早期,巫觋信仰占有突出的地位。包括民间信俗在内的民俗文化,是传统戏曲具有原生态性质的存在基础,其后传统戏曲在演出、发展的过程中,亦与民间信俗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因此,在弦管曲词中存在着有关民间信俗的内容,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上述与“陈三五娘”故事相关的154首弦管曲词中,我们所找到的涉及民俗信仰内容的多达43首,占27.92%,其关键词有“天”“天地”“苍天”“月娘”“月老”“嫦娥”“祸星”“怯星”“孤星”“神祇”“魂魄”“阴魂”“阴公”“阴司”“后世”“出世”“南无阿弥陀佛”等。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天”(15次),其次是“天地”(9次),再次是“月娘”(4次),又次是“苍天”“月老”和“嫦娥”(各3次),其余各仅1~2次。可见其崇拜的对象以自然神(“天”“月”“地”)为主。例如《花园外边》:

愿天天保庇,嗲呵,你着保庇阮夫妻於路上身走离。到泉州做清醮於,卜来答谢神天。於迢迢路远,不汝觅不汝觅在天边。於阮娘仔自幼守深闺,伊值曾历尽艰辛苦气。於曾记於卓文君为相如伊人同返乡里,於后来二人双双得意。不汝万事总由天,天保庇,嗲呵,你着保庇阮夫妻於路上身走离,到泉州做清醮於,卜来答谢神天。〔10〕

《免我千思万想》:

阮来投告天,投告天地,着推迁相保庇,保庇我君返来共阮会合佳期,保庇三哥返来共阮会合佳期。〔11〕

《拜告月娘》：

拜告月娘於暗相保庇。保庇共五娘我会得共伊早早结红丝，免得伯卿於费尽心机。^[12]

《听门楼》：

投告月娘，阮来再拜嫦娥，推迁乞阮三哥，不汝乞伊人早归於故里，免阮只处千思於万想。^[13]

3. “朱子过化之区”的“越礼私奔”案：从陈三五娘故事看泉州文化的兼容性

历史上朱熹与泉州有着不解之缘，自古以来泉州人亦以“朱子过化”“海滨邹鲁”为荣。然而，正是在这片“朱子过化”的土地上，却诞生了—一个与朱熹思想并不合拍的故事——“陈三五娘”，而且经过不少研究者的考证，还认为“陈三五娘”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也就是说是历史人物，而不是文人艺术虚构出来的戏剧人物。^[14]这种看起来似是甚为矛盾的历史文化现象，似乎是在向我们传递着一种颇有价值的文化信息。

由于历史的原因，朱熹思想对闽南地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当明代后期王学盛行之际，泉州还成为闽学（朱熹创立）的主要根据地。然而，就在朱子身后不到百年，泉州人陈三与潮州人黄五娘即做了一件与儒家婚姻观念相左的事，并且得到闽南、粤东两地老百姓的广泛认可，而根据这个故事编成的戏剧《荔枝记》（又称《荔镜缘》《陈三五娘》等），几百年来盛演不衰。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自古以来戏剧《荔枝记》在泉州和潮州两地的演出情况，却有些不同之处。

先说黄五娘的家乡潮州。

潮州官方及当地士大夫对以陈三五娘故事为题材的戏曲的演出，在明清时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不指名批评到点名批判的过程。如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风俗》载有《御史戴璟定风俗条约》一篇，其第十一条为“禁淫戏”：“访得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挑动男女淫心，故一夜而奔者不下数女。富家大族恬不为耻，且又蓄养戏子，致生他丑。此俗诚为鄙俚，伤化实甚”，^[15]下令严禁。至清代初期，已具体点名抨击，清康熙《潮阳县志》卷十“风俗”曰：

更有乡谈《荔枝》曲词，败俗伤风，梨园唱之，村落国中搬演戏嘻。^[16]

清雍正《潮阳县志》卷四“风俗”亦曰：

尤可恨者，乡谈《陈三》一曲，伤风败俗，必淫荡亡检者为之，不知里巷市井，何以翕然共好。及邑令君陈鼎新首行严禁，亦厘正风化之一端也。^[17]

再看陈三的家乡泉州。

在明清时期的《泉州府志》《晋江县志》（按：陈三家在今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梧宅村，直至1951年1月，今河市镇尚隶属于晋江县，其后晋江县人民政府才迁驻今晋江市青阳）中我们没见到类似的记载，而士大夫的态度似也与潮州不同，他们甚至认为明嘉靖版《荔镜记》的作者就是乡贤李贽。如清代泉州士大夫龚显鹤诗曰：

北调南腔一例俱，梨园夔本手编摹。

沿村《荔镜》流传遍，谁识泉南李卓吾？^[18]

其语气显然是正面肯定的。说李贽就是《荔镜记》的作者，当今的研究者多是持谨慎的态度，有的则毫无保留地否定。

笔者亦认为，称《荔镜记》的作者是李贽，其可信程度非常微弱，但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龚显鹤为清末人，相对而言，比当代研究者更接近写作《荔镜记》的年代，有条件比今人接触到更多的与之有关的信息与资料，如果他坚信《荔镜记》的作者是乡贤李贽，那么他的依据是什么？

（可惜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如果明知李贽不是《荔镜记》的作者，他又是出于何种动机而“无中生有”，编造出这样的“谎话”？就目前而言，我们显然是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先这样说：这正好反映了当时泉州士大夫对《荔镜记》文化价值取向的肯定。

目前我们看到闽南旧方志指名批判《荔镜传》的只有一例，即见载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厦门志》，其卷十五“风俗志·俗尚”：

厦门前有《荔镜传》，演泉人陈三诱潮妇王五娘私奔事，淫词丑态，穷形尽相，妇女观者如堵，遂多越礼私逃之案。前署同知薛凝度禁止之。^[19]

而在泉州旧方志中关于“禁戏”的记载，我们有找到了两则，分别转引如下：

第一则见载于明嘉靖《安溪县志》：

嘉靖六年，知县黄恠申明圣谕，及仿蓝田吕氏、古灵陈氏，作《乡约》一篇，颁示居民读《约》法。

其内容的最后一部分“本县禁约”第十条提到“禁般演杂剧。”^[20]

泉州学续论

黄恽为浙江萧山人，由举人于嘉靖五年（1526年）任安溪知县，他关于“禁般演杂剧”的禁条在其任内是否得到落实，今天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其后的地方文献资料中，我们再也找不到类似的记载，《荔镜记》在泉州长期盛演不衰。认为《荔镜记》作者是李卓吾的泉州近代士大夫苏大山，其赞赏此戏的题诗有：

奇文一卷卓吾血，别写闲情寄岭南。
顾曲何人能解说？沿村负鼓唱陈三。
最难排遣《孤栖闷》，更有销魂《锦瑟愁》。
生笑榕村标道学，相公曲子说风流。^[21]

榕村为安溪湖头人李光地（1641—1718）之号，清初闽学大儒，官居宰相，他对故乡的梨园戏十分爱好，在其《榕村语录》中，曾屡次回忆他在故乡看戏的情景。

第二则见载于民国四年（1915年）《南安县志》。县志总纂是南安诗人戴凤仪（1850—1918），他在该志书中主张“戒戏”，这在泉州籍的士大夫中是较为罕见的。他的戒戏理由，主要是国君玩戏，易致辱国辱身；士民溺戏，则不务正业，损耗资财，易惹风波。但他对世人认为演戏具有某些正面功能的看法，也不是一概否定的，只是认为应把握好“度”：

顾或谓演戏以陈古事，道俗情，遇乱贼奸贪，则切齿之遇忠孝廉节，则艳传之，似于世道人心，不无小补。不知人情趋邪易，趋正难。终朝谈正路，行之不足，一旦演邪，缘染之有余。彼叔宝、元宗、庄宗，皆聪明主，乃溺于优伶不能自克，遂辱国辱身，为天下笑。^[22]

实际上戴希朱的话在社会上似没什么影响，地方戏剧在包括南安在内的泉州地区仍受到广泛的欢迎。

如何看待历史上“朱子过化”与“陈三五娘”的关系问题，笔者以为，泉州文化的兼容性特质，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在泉州文化中，类似的例子不少：在泉州沿海地区所传承的一些与明代倭患有关民俗中，既有“做大岁”“吃大顿”“无头节”等铭刻着对倭寇深仇大恨的补过春节民俗，又有祀奉一位生前主张与中国人民友好往来、反对倭寇强盗暴行的“倭官”（实是一位有一定地位的日本商人，俗称“烟楼公”）的信俗；^[23] 尽管李贽（1527—1602）生前是位名闻全国的“异端”，且被明神宗批示逮捕入狱，最后自杀于狱中。但泉州人并不避讳，其后泉州人如明代礼部尚书兼东

阁大学士李廷机（1541—1616）、户工二部右侍郎何乔远（1522—1644）等高官都曾到位于北京通州的李贽墓前，为文以祭，备致景仰。清乾隆二十年（1756年），泉州府重修乡贤祠，祀本府历代乡贤一百八十八人，李贽被崇祀为乡贤。

泉州文化的兼容性特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与推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就选择在泉州，当年专程来泉州参加奠基仪式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年项目主管拉姆兹女士说：“‘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是世界各国多元文化的指路灯。”^[24]

二、立足地方与放眼世界：东亚文化视野中的泉州学

2013年8月，泉州荣获首届东亚文化之都，此后，建设东亚文化之都，提升泉州文化软实力，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作为泉州历史文化的结晶，泉州学应如何在当前有利的大气候下加强研究，从而为泉州地方社会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自然也就成为泉州学研究者要积极应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1. 必须以世界视野为泉州历史文化准确定位

泉州学的研究对象是泉州的历史文化，能否准确地认识泉州历史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对于泉州学的建构及其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2001年，一部倾注作者20年心血的学术专著《刺桐梦华录》（英文版）面世，并立即得到国际历史学界的关注：日本东洋文库理事长斯波义信教授说：“（该）著作提供了有关宋元泉州历史最丰富的信息。他对我们的相关知识至少有两大贡献。其一是他使用考古材料对贸易陶瓷的分析，……其二是他示范了制度分析可以如何增加我们对社会变迁的理解”；荷兰莱顿大学资深汉学研究员宋汉理（Harriet Zurndorfer）说：“我大力推荐本书，并认为是有关明代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史最好的著作之一。本书对承接研究中国地方史的长远传统的学者及学生，应该很有启发性。它的优点是在充分掌握那一传统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于此前被忽略的一个切入点：即地方发展与外贸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一关节上，著者为学界关注的中国中古商业史转折点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视野”等等。2012年，该著作

的中文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苏基朗教授在其“中译本序”中说：“1981—1982年，不论算东西半球，抑或南北半球，均有至少一篇关于古代泉州的博士论文完成。实际上，人只有三位：台湾大学的李东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克拉克（Hugh Clark）以及澳洲国大（按：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我。”^[25]苏教授还把三位学者称为“海外泉州学三剑客”。

我们之所以在行文之始，即提及近年出版的一部颇有分量的研究泉州历史文化著作及有关评论，旨在说明：要准确认识泉州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应有世界视野，学术立足点要高。

其实，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早期对泉州历史文化进行具有现代学科意识的研究，即始于外国学术界的研究者。

由于泉州在古代是我国较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且以多元兼容的宽阔胸怀欢迎外国客人，故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巨大进步，并以刺桐港闻名世界。作为中世纪著名的世界贸易港，许多外国旅行家、商人、传教士云集于泉州，并在其著作中留下生动的记载，不仅为后人研究中外交通史和泉州历史保存了珍贵的资料，而且大大提高了泉州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这些珍贵的文献记载，如《马可·波罗游记》《伊本·白图泰游记》《道里邦国志》《鄂多立克东游录》《马黎诺里游记》《中国报道》《出使福建记》等，其作者或讲述者，不少人是到过泉州，亲眼所见，故对泉州的介绍及评价，其可信度很高。

早在19世纪30年代，外国学者就对中世纪的刺桐港是否泉州港的问题进行研究。此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西班牙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更好地经营东南亚和东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他们组织研究并连续发表不少研究泉州历史文化的文章。20世纪初，西班牙学者阿耐司为诸多外国学者中第一人到泉州作实地考察，其后并与法国学者卜谦于1911年两人联名发表了题为《泉州中古穆斯林调查实录》，为刺桐港即泉州港说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1926年，德国学者艾克随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张星烺、陈万里到泉州考古。1935年，艾克和瑞典学者戴密微合著的《刺桐双塔》（英文版）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出版，这是第一部研究泉州东西塔的专著。1930年，摩勒在其所著的《1550年前基督教在中国》中，用了很大篇幅记述明代外国传教士在泉州发现的古十字架石刻，和见到城墙上砌有十字架石刻，